FOCUS

重点

父亲周信芳就是我的中国

Art289对话周英华：我的绘画就是一种表演

父亲周信芳就是我的中国

文 | Art 289记者 李宗陶 图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发自上海

Art289 编辑 _ 陈静怡 Art289 设计 _ 梁绍棠

一

周英华拧开一瓶饮用水，举过头顶，倒在自己头上。上海京剧院二楼会议室瞬间肃静下来，满屋子年轻演员仿佛都被按了暂停键，齐齐望向讲台前这位 76 岁的男人，前院长周信芳先生的小儿子。他们是来听儿子讲父亲的麒派艺术的。

这款亮相跟传统京剧里的不同，但在攫人视线这一点上，一样有效。1925 年 11 月末，周信芳在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演到第八本《鸿门宴》。“先是那些背后插着旗的花脸和武生出来，一个个地亮相，念白，走圆场。我虽然觉得挺热闹，可又感到没多大看头。后来你们爸爸扮的张良出来了，我觉得眼前似乎顿时一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绣金花的白蟒，头上戴的是顶白文生巾，望过去英俊又飘逸，一撩帘子，场上就是个满堂彩，以后一直喝彩声不断。我就这样一眼不眨地一直看到谢幕和散场。”裘丽琳，周信芳先生的第二位妻子，他们 6 个孩子的母亲，1950 年代在上海家中阳台上对二女儿周采蕴（*后改名周易*）讲述这因缘第一面。

“就像阿拉爷（*我父亲*）一出场，啪一记扇子打开，全场视线都集中在他这把扇子上。”讲座结束后，周英华跟 Art289 记者解释这个“开场噱头”。谈到自己绘画的时候，他会更频繁地提起父亲和他开创的麒派艺术。

演讲过程中，他也展示了掌控现场气氛的能力，兼得中国传统戏剧和好莱坞娱乐圈的精义：“一本戏四样东西顶要紧：出场、中心、节奏、退场。要暖场，要让观众记得你，要让人不觉得乏味。领袖气质就是从动物性、暴力和性这三样东西当中产生的，这是我三姐（*周采芹，周家另一位可以写本书的人物，当然二十多年前她已经写了：《上海的女儿》*）告诉我的。”

周英华住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就在此次回中国前几天，在他据说皇宫般的家中，他招待了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二世（*Barack Hussein Obama II*），当今美国总统。他们共进了早餐。他的第二家 Mr.Chow 餐馆成为洛城好莱坞电影人与时尚圈名流的一处热地（*hot place*）已有 41 年。

从伦敦、纽约、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迈阿密，Mr.Chow 共有 6 家店，每一家据说都是所在城市的时尚艺术地标、上流社会符号。诗人翟永明游历美国期间曾被朋友领去参加纽约下城一家 Mr.Chow 新店开张派对，记下了餐厅内部典雅高贵又时髦的装修，考究的骨瓷餐具，英俊的意大利侍者，浆得挺括的雪白桌布，曼妙的灯光，满墙知名艺术家的原作，以及前厅铺天盖地一片闪光灯中的乌玛·瑟曼（*Uma Thurman*），还有邻座刚刚落座的某届奥斯卡影帝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

从伦敦、纽约、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迈阿密，Mr.Chow 共有 6 家店，每一家据说都是所在城市的时尚艺术地标、上流社会符号。

“如此近距离看过去，他的眼睛比其他人的显得更加明亮。”女诗人写道。

已逝兄长周少麟（*原名菊傲*）在回忆录里说，弟弟英华幼年患有哮喘，格外得母亲怜惜；他聪明又活跃，每看完一部电影回来，能学得活灵活现。周英华说，他在 16 部电影里演过角色，当然镜头都不多，比如早先 007 系列某部影片中一闪而过的小角色，比如《马可·波罗》中一个死了女友的中国人。2012 年转向绘画之前，他的兴趣在投资拍电影。

同住洛杉矶的周采芹告诉 Art289 记者，她喜欢伦敦胜过洛杉矶，“伦敦是个讲文化的地方，有许多剧团，那是我喜欢的，而洛杉矶是挣钱的地方。”

周采芹今年 79 岁了，眼睛里仍有既令人不安又让人心动的光。她和弟弟都亲历过美国 1960 年代，那是反越战、民权、黑人和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出产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以及嬉皮士的反叛年代。

她年轻时的剧演高峰是 1959 年 11 月在伦敦威尔士亲王剧院演出《苏丝黄的世界》。话剧根据一部畅销书改编，最初在美国百老汇上演，讲的是一个英国青年和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妓女间的爱情故事。它引起了轰动。“苏丝黄”很快成了善良东方妓女的代称，正宗伦敦妓女一度也在广告中自称“苏丝黄”。

“您现在还拍电影吗？”Art289 记者问。

“拍啊，马上要去伦敦拍。电影大概叫‘When I Saw Him’。剧本还没拿到呢。哎呀，我演的那些电影我自己从来都不看的。”周采芹一低头，两排刷得浓密的眼睫毛和手上两只波西米亚风格的大戒指同时在闪。

她在《上海的女儿》中写道：“西方人把东方小姐幻想成百依百顺的莲花处女……这类想象显然很有市场，我后来在西方演戏时就常被选来扮演那种亚洲妇女，不是东方娃娃，就是东方妓女，要不就是娃娃兼妓女。”

周英华

1939 年出生在上海，其父周信芳是中国国宝级京剧艺术表演大师。周英华 13 岁就被送到英国伦敦，在 1956 年及随后的一年里，他分别在圣马丁艺术学院和汉默史密斯房屋与建筑学院学习；1968 年在伦敦骑士桥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厅 Mr.Chow 并获得巨大的成功，继而在全球设立多家分店。2012 年，周英华重拾画笔并迅速获得广泛关注和国际声誉。2015 年 1 月至 3 月，“麒派画家周英华：致我的父亲”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该展是周英华的艺术创作及艺术收藏在中国大陆的首次亮相。

二

1952 年，13 岁的周英华和 16 岁的周采芹告别长乐路 788 号，一幢三层楼的法式洋房，被送到伦敦，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俩试图通过戏剧、电影、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安身立命，同时在灵魂深处与父亲相连。但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伦敦或纽约，一个中国人想要在主流艺术界存在极其艰难，因为类似“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原因。所以，周英华说，无论在他早年开餐馆还是如今的绘画事业中，反对“种族歧视”都是一个强烈的动因。

具体地，周家姐弟会遭遇什么样的歧视呢？周采芹记过一鳞半爪：“有一次去租公寓，只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就被拒绝了。我当时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满脸通红，觉得自己什么错误也没犯却要受此侮辱。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真正体会到那些看着公寓窗户上写着‘爱尔兰人和有色人种不必申请’的人，心里会是怎样的痛。”

另一次，她被一个英国男人拦住：“我不想显得没礼貌，可是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的乳房是真的吗？……因为，因为传说中国女人都是平胸……”

60 年间，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周家姐弟留给世间一连串跳跃、夸张、反差极大的影像或记录。他们有时消沉得如坠深海，有时快活到手舞足蹈，有时骄傲，有时萎靡，绘就一幅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壮阔长卷。

或者可以从陈冲写周采芹的这段文字里体会到丁点“艺术挣扎”之下的反弹，它与费正清（*John Fairbank*）用于描述近代中国的“冲击－反应”论像是一个道理——

“时不时地我会在荧幕上见到她，角色都并不大，但演什么像什么，是个极有生命力的演员。真正见证到她的演技是在舞台剧《金孩子》（*Golden Child*）里面。……采芹演的曾外祖母令人难忘，她的悲情、她的执著、她的幽默、她的可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采芹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停顿、每一个形体动作都是那么精准，简直是炉火纯青。”

“阿拉爷在台上，是要啥有啥（***指游刃有余***）。我现在画画，也求这个。”周英华对 Art289 记者说。

除了长子周少麟，周家其余 5 个孩子都被有四分之一苏格兰血统的裘丽琳送到英国或美国。而周信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与田汉、姜椿芳等文艺界左翼走得很近，编演过许多进步剧目；建国初期也和梅兰芳、周扬同登天安门参加过开国大典，担任过上海京剧公会主任、上海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小女儿周易清点过父亲任职、兼职、挂名的职务，有二十多个。

“那么，母亲为什么一定要送你们出去呢？”Art289 记者问周采芹。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都要出国的。我爸爸再有名，都是戏子啊……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从前的戏子意味着什么……我妈妈很了不起，我大姐是第一个出国的。”（***大姐周采藻，娴静良善，定居纽约，曾在三妹狂野生活濒临崩溃时伸手相帮，没有一句责言。她后来形容采芹的生活是“作料太多，而主菜太少”。***）

“阿拉爷在台上，是要啥有啥。我现在画画，也求这个。”

旧社会戏子意味着喜连成科班式血泪交加的苦训，奔波跑码头，迎受各路欺凌，不成角儿的苦闷以及成角后的种种负累。饶是周信芳 7 岁登台（***“麒麟童”的名号从“七龄童”来，本是一位写海报的王老先生错听误写，不想歪打正着***），17 岁在上海成名，也免不了蜕几层皮。

当年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是上海滩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第四号人物，他诓骗、盘剥、威胁周信芳的手段都在女儿周易的回忆录里。为了摆脱顾四先生，周信芳一度在舞台上敷衍“泡”戏，散戏后痛苦又自责。为了摆脱顾四先生，他不得不转到更大的债权人黄金荣手里，并拜了门生，以求照应。他还接到过“七十六号”吴世宝家唱堂会的霸王邀约。

裘丽琳曾经偷偷跑到一家比利时洋行，花 120 块银元买了一把 0.25 口径、能连发 5 颗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每夜护送周信芳往返戏馆，每遇彪形大汉，便用身体挡住丈夫，同时抓紧手提包搁在胸前……直到有一天，周信芳看到包里的枪，大吃一惊。

一生辅佐丈夫、精于理财的裘丽琳没有想到的是，铺平道路，试图让子女们挣脱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歧视，却令几个有艺术天分的儿女遭遇源自西方的另一种歧视——那是一种“文化战争”，与国力强弱息息相关，在近代全球艺术中心自欧洲转向美国的轨迹中有全套逻辑可寻。周英华在学院之外的各种经验中、在与时尚艺术圈三教九流的交往过程中，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奋力完成了两个动作：先富（***开餐馆***），后强（***做艺术家***）。而中国在过去 175 年的漫长岁月里，也在苦苦经营这个富强梦——2015 年 1 月，周英华第 8 次回到中国，在京沪两地举办首次个人画展，仿佛国家与个人共舞，两厢节拍刚好踩在一处：恭逢盛世，艺术昌荣。

跟随周英华左右的有好几位外国人，他们来为他的画展捧场。卷发、褐色眼珠的怀亚特·卡恩（*Wyatt Kahn*），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他的名字，之后一查，1983 年生于纽约，本科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2012 年亨特学院艺术硕士毕业，如今是相当活跃的新生代艺术家。在许多主场语言为中文的场合，他说，抓瞎了（*I'm totally blind*），就想想怎么把自己的艺术做好。

周英华是一个相当开放但又很难真正直面提问的受访对象。横跨三大洲的经历和磨炼让他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表演艺术家，面对各路记者观众，他有令人眼花瞭乱的身段，也备有几套唱段般的说辞（***歌词大意可见各媒体报道***），不由分说交待完，他会果断地一挥手：“我给你很多料了，够了！”其中有两个时间点，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不下五遍：一是 1949 年开国大典之前一周（***他强调不是“十·一”当天说的***），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是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后，中国人的世纪来了。

周家全家福，从左至右：周少麟、周采藻、周英华、周信芳、周采芹、周采蕴。

1920年代周信芳扮演《梅伯炮烙》之梅伯。

埃德·拉斯查（Ed Ruscha）《周信芳》布面丙烯 51×61cm 1982年
这幅肖像是埃德·拉斯查对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致敬之作，使用了强烈的色彩和他并不熟悉的文字。对于懂中文的观众来说，其主旨一目了然；而对于不懂中文的观众，这件作品增进了他们对这位京剧大师的身份认知。供图 |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三

众百姓：【吹腔】爆竹除旧万户新，元宵佳节庆升平。
张元秀：【二黄摇板】夫妻双双朝前进。
贺氏：【二黄摇板】大街观灯去散心。
薛贵：【二黄散板】堂前领了大娘命，荒郊抛弃小主人。
薛贵：【二黄散板】伤天害理心何忍？

2015 年 1 月 16 日晚，上海天蟾逸夫舞台（*就是当年顾竹轩开办、周信芳唱过 5 年戏的场子*），周信芳的私淑弟子、周少麟的拜门弟子、当代麒派领军人物陈少云和夫人杨小安合演《清风亭》。他俩上一次同台，是 22 年前。满场票友，脖子伸长着。

“我一生一世都在寻他，寻我的父亲，寻我的中国。父亲就是我的中国。”

谢幕加唱，麒派经典《追韩信》“三生有幸”片断。全场站立。

一声念白“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如故”刚出，台下一片齐唱“是三生有幸，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有板，有眼。这本是人物情感激越的唱段，当年周信芳却将节奏处理得缓慢平稳，反而别开生面，更能烘托情绪。他运用的各种板式，如高拨子、清江引、四平调等，在传统老生的唱法里也是不多见的。周英华站在第 8 排中央位置，眼泪流下来。

几小时之前，在京剧院演讲末尾，他也哭了，那是说到同麒派艺术源自血液的关联。而几分钟后，他又兴致勃勃鼓动大家提问，甚至开玩笑地悬赏。有愣头青问“周先生您现在的画多少钱一平尺”，他滑过去：“就一块

豆腐钱。今朝夜里《清风亭》,（*主人公*）就是磨豆腐的。”说完一个手势带出身段：“仓！仓！才！”

2015 年 1 月 13 日，在纪念父亲诞辰 120 周年的研讨会上，他用英文致辞。讲到后半段，伴随着声音情绪的起伏，他的身体不断在椅子上弹起来，又落回去，气势是很足的。

“我父亲通过京剧为中国贡献了一生。作为身处异国他乡的孩子，我感到从未对我父亲和我的祖国有过深切的认识。我一生都致力于通过弘扬祖国文化同父亲和中国重建关联。幸运的是，在 50 年并不平静的中断后，我以麒派的方式重拾绘画，以此拉近了与父亲的关系。对我来说，这是耽搁良久的旅程。今天，在父亲 120 周年诞辰的庆典上，我终于填补了那段漫长的虚空。”讲到这里，周英华哽咽了。

一转身，他开始同长辈嘘寒问暖，甚至讲讲笑话。他就这样哭哭笑笑，从北京到上海，折回北京，再返上海。他的喜形于色、对人不设防和从头到脚的活力，早已同一生沉默稳重、谨言慎行的父亲远远拉开距离。

有位记者问他：请问当年您父亲怎样表达对您母亲的爱？周英华嗫嚅道：“我 13 岁就走了，真正跟父亲朝夕相处就只有走前两个礼拜……”众人散去后，Art289 记者悄悄告诉他：1970 年深秋，周信芳先生从监牢里放出来，回到家立刻上楼，一边唤“丽琳，丽琳，我回来了！”没有找到人影。儿媳敏祯赶紧搪塞过去（*裘丽琳经受了“文革”中惯见的折磨，在 1968 年 3 月 27 日去世*），但她看出来，公公心里明白；她说从那一刻起，老人已经失去了活的勇气。

周英华顿时动容，诚挚而柔声问：“你怎么知道的？”“看书。”他郑重地点点头。

“我一生一世都在寻他，寻我的父亲，寻我的中国。父亲就是我的中国。”周英华说完，哽住了。

此次回国，有关当年周家的细碎往事他都迅速吸收，比如饭桌上姐姐们告诉他：你就生在淞沪战役前夜，我们胜利了，所以你叫英华。她们讲的上海话，是久违的老上海腔，有迷人的舌尖音，比如“全部”的“全”。

那个上午，江南的冬雨打湿了西郊龙华墓地里一尊尊花岗岩塑像，像是让他们润起来，醒过来。周信芳先生紧挨着“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他被子孙们敬献的花圈和许多把雨伞包围，纯白色的百合花瓣和伞尖都在滴水。

老幺周采茨亲吻了手中一枝黄色雏菊，又用花苞轻触父亲心脏的位置，随后将花枝摆放在墓前。老二周采蕴行中式礼，三鞠躬。周采芹持菊对着父亲粲然一笑，那是一种会令男人女人都怦然心动的笑，纯真妩媚又凄凉。

周英华深深躬下腰，良久不起。在他的正前方，一块黑色石碑上刻着细细的字：艺术大师周信芳（1895-1975）。

我的绘画就是一种表演

——Art289对话周英华

文 | Art 289记者 方军、李宗陶 图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发自北京、上海

访谈由京沪两场组成，以英语为主，辅以少许上海方言。
它们留下来的语感，竟也有些像一幅拼贴画。

“我有自信跟当代前十位艺术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Art289：2012 年您忽然转向绘画是因为杰弗瑞·戴齐先生（*Jeffrey Deitch，曾任洛杉矶当代艺术馆〔LAMoCA〕总监*）在您家厨房里看到了一幅您 1959 年的画作。说说那件戏剧性的事情吧。

周英华：他看到那张画以后震惊了，他看出那张画里有丰塔纳（*Lucio Fontana，阿根廷 / 意大利艺术家，空间主义创始人，最著名的是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作品*）的味道。他知道我和艺术有很深的渊源，我收集画像，放在餐厅里展示……但他不知道我以前是个画家，他很吃惊：“这幅画非常棒！”正好他在 MoCA 有一个展览，叫做“绘画工厂”，汇集了过去 3 年所有顶级艺术家的作品。我走进去浏览了一下说：“也许我应该重新开始绘画。”这是我自大的一面。我说：“等一下，我的作品比他们大多数人的都好。不是所有人的，但也差不多。我想现在我可以击败他们。”再次强调，这是我不够谦虚的另一面。

我有种重生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受过严重创伤，年仅 13 岁，形单影只，漂泊异乡，全靠自己熬过了孩子气的那段。你可以说我幼稚——我喜欢电影，我希望像电影中那样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是有点像电影啦——我回到家并有了自己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重返绘画的第一件作品称为“奇迹”的原因。

从两年半以前开始，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把自己扔进画室，从未停止过，像着了魔。你知道，“奇迹”是一件很大的拼贴作品，10 乘 8 英尺，因为迫不急待地画，我忘记戴手套，钉完上千个钉子之后，我手上划痕累累……

这一生，我从一件事做到另一件事，我被领到昨天、今天，一直到此刻的此处。

“周英华：致我的父亲”展览现场 摄影 | Eric Powell 供图 |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Art289：冒昧问一下，1956 年至 1957 年您在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了一年，后来毕业了吗？

周英华：没有啦。我小时候不爱读书的。我大概只认得 300 个中国字，啊，姐姐们关照我不要乱讲……但长大以后，我意识到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学，向周围的每一个人学习。比如早上我会看 youtube 上的视频——美国可以看到——有很多有关艺术大师的内容，如达·芬奇等等。我学得很快，像海绵一样吸收，而且我的好奇心的跨度很大，这也是麒派的精髓所在——像拼贴画一样，将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很适合我，而且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涉及三大洲：亚洲、欧洲、美洲。我不是知识分子。知识的好处是可以让人悬崖勒马，而最终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同样悬崖勒马。（*Art289 记者问跟随周英华近十年的助手，他眼里的周英华是什么样子。他得体地说，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充满活力，充满创造性，是一个教育家。周英华听到，立刻补充：我也是一个学习者〔learner〕。*）

Art289：您后来在汉默史密斯房屋与建筑学院又待了两年，据说有两位年长的朋友对您影响很大？

周英华：他们从中国来，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台湾人，整个学院就我们 3 个中国人。我们在一幢房子里画画，没日没夜。那段时间我临摹了许多大师的作品，比如这两周模仿凡·高，下两周又换一位……事实上，1958 年我们在伦敦 A.I.A 画廊办过一个“三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展”。

Art289：很遗憾您没再继续下去。除了种族歧视，还有其他原因吗？

周英华：种族歧视或许不是唯一的原因，我确实被拒绝过好多次。我记得当我带着作品去美术馆央求他们看看时，他们直接拒绝了。回想起来，当年中国艺术家想获得成功简直太难太难了。而我有野心，我梦想成为最杰出的画家——即使当水管工，我也要成为最好的那一个。当时我知道不大可能实现那个梦想，在某些时候，我也是比较务实的，我于是开餐馆，它们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之一。现在我觉得可以做这件事了：带着“奇迹”卷土重来，实现杰出画家之梦——这个梦在高压锅里压了 50 年！

Art289：谈谈您不够谦虚的那一面——我听说当代艺术家中只有两位：安迪·沃霍尔、克里斯托弗·沃尔（*Christopher Wool*）是您觉得没法超越的，老大师也是您无法抗衡的。能不能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大师让您心存敬畏？

周英华：在绘画方面，我最推崇的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对颜料的使用超过他之前所有的艺术家……这份名单会很长，恕我不报了。现在我很高兴地说，我已经超越了培根，不是因为我画得更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肖像》 布面丙烯、油画棒 218.5×172.5cm 1985年
创作于巴斯奎特艺术生涯转折的一年，带有这位早逝艺术家一贯的即兴表现主义特征。画中以激烈的笔触和鲜明的黄色勾勒出的周英华像覆盖了巴斯奎特创作的另一幅肖像。随后，艺术家将视线移开画面和模特，在肖像上添加“富兰克林的魔方”等文字和图形，试图诠释他令人捉摸不定的内心世界。

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肖像》 木板油画、餐盘 183×152.5cm 1985年
朱利安·施纳贝尔在 1980 年代发展出用碎盘子作画的方式，非常适合为周英华绘制肖像。餐盘在增加画面碎片感的同时，也自然地与绘画对象的职业发生联系——这幅周英华半裸的肖像中混杂着Mr.Chow餐厅的碎餐盘。施纳贝尔也因《巴斯奎特》《爱在黄昏日落时》等电影的导演身份为人们所知。

安迪·沃霍尔《肖像》（双联画） 布面聚合丝网印 102×102cm×2 1985年
在这幅来自安迪·沃霍尔创作晚期的双联丝网印中，艺术家运用其标志性的媒介，延续了他对照相底片与对比色的长期研究。“安迪问我想要一幅什么样的肖像。我回答他说：‘我想让画面看起来闪闪发光，色彩不要太多。’”

朱利安·施纳贝尔《拿着周英华肖像挂件的伊娃》
布面油画 274.5×259cm 1998年
周英华的妻子伊娃身着薇薇安·韦斯特伍德设计的婚纱，手持一条印着周英华肖像的项链。黄色背景中仿佛有股恬静的暗流在涌动，反衬了这位时尚人物的沉静气质。伊娃手中的周英华肖像挂件将这对夫妇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不同寻常的双人像。

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弗里斯科·王与劳伦佐·王及野人周英华》
木板拼贴、综合材料 205.5×68.5×10cm 1966年
周英华肖像中最早的一幅，由伦敦波普艺术家彼得·布莱克创作。“为了呼应 Mr.Chow 的餐厅形象，我请求彼得创作一幅具有中国元素的绘画，他便把我当时留的烫发涂成黄色，将我画成来自中国与意大利的拳击手的经纪人。”本版供图 |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周英华《明末遗恨》（四联画） 综合材料 251×191×20cm×4 2013年 图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麒派画家周英华”展览现场 图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好，而是因为我使用了更好的介质。其实，绘画水平不是靠转换一种风格就能提高的，绘画只能从你的内心来，你无法逃脱自身，因为作品不会撒谎。常常，晚上我看着自己刚完成的作品，听着“Gone with the Wind”（*电影《飘》的主题曲*），觉得自己太伟大了！但早上起来再一看，一坨屎（*a piece of shit*）！

但内心里，我是有自信跟当代前十位艺术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私下里说，我其实想冲刺前五。我已经不再年轻，我没有时间谦虚了。你看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她的艺术生涯在 75 岁以后才爆发，这给我以鼓舞。

Art289：在画布上使用银箔甚至金箔是您的创举，为什么用这种材料？

周英华：银作为材料是从纽约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透过橱窗看到了米罗（*Joan Miró*）的一件蛋形雕塑，它启发我用黄金去做一件拼贴作品。我打电话给一个做黄金交易的朋友，他又把我介绍给一位珠宝商。就这样，我拿到一小块 24K 的黄金，上面还有一些小孔……那真是一个黄金般的时刻。我后来才知道，那样一小块金要 1000 美元，所以我就换成银。我拿了块纯银，把它融化并做成薄片。这种材质既有韧性又有刚性，而且再次凝固以后不会暗淡无光。

Art289：听说有位收藏家很喜欢您作品中银光闪闪的部分，但因为不喜欢另外一些像“垃圾”的部分而放弃了购买。确实，我们看了您的作品，觉得有些部分看起来比较“脏”（*messy*）。

周英华：我不会因为收藏家的品味而放弃那些部分。在我看来，金银和那些“垃圾”，像我画画时用过的手套、塑料袋、破布片、零碎美元，是同等的，你可以尽情发挥其中的涵义——反种族歧视、破坏或者和谐，诸如此类。在我，就是要打破那种银光闪闪的节奏。

我使用的材料都是很有个性、对我来说很直接的东西，比如家用油漆。我不会特意去采购，顺其自然而已。培根曾经用人类已知的每一种技巧去画，“人类已知的”这个词，一直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我创造颜料层并运用新的介质，就是想尝试一下未知的、别人不曾试过的。

Art289：在您壮观的配方中还有蛋壳，为什么使用蛋壳呢？

周英华：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它非常性感。蛋清并不很适合绘画，因为它不容易干燥，但是在我的画布上蛋清却奇迹般保留下来。我这里有一个视频，我站在梯子上扔鸡蛋并把这个过程拍了下来。这又像是命运，命中注定。我本打算直接扔出去，让蛋壳随意掉落，但这时蛋清起到了完美的作用。蛋清从某种程度上为我的画敷了一层膜，它看起来就像太阳……这就是我要的绘画，我当时叫道：Wow！

我现在的作品可以说是对两个工作的继续：一个是泼洒，不同于如今西方艺术界常用的那种波洛克式泼彩。西方艺术家通常都是垂直地在画架上绘画（*horizontality*），尤其到了 20 世纪，当画变得更大更抽象以后。这样的手法创造出来的印迹人们已经熟悉，很难再创造新的纪录。几乎没有西方艺术家会水平地在桌上绘画（*verticality*），但是中国人整天都在书法和水墨画中那样做，我吸收了这种画法。

我是一个拼贴画家，一半是雕塑一半是绘画。在雕塑中，一个艺术家使用的任何介质都是他人格的一部分。你看克里夫德·斯蒂尔（*Clyfford Still，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1904-1980*）使用的介质，和罗斯科（*Mark Rothko，美国抽象派画家，1903-1970*）的就不同，后者主要使用布等，那么留下的印迹也不同。不同介质让艺术家的个人特征显现。画上应该印有作者指纹一样的个性，这种“个人主义”对于当代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麒派在我心里

Art289：您提到过您的作品和生活都是拼贴画，而京剧，尤其是您父亲的麒派艺术也是一幅拼贴画。为什么这样说？

周英华：我的作品你已经看到了。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周游了世界各地，也对自己进行了很多次重组。我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有过从业经验，比如剧演、电影和建筑行业，因此我的生活也是一幅拼贴画。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之一。京剧的基本精神，比如我父亲的麒派，是表现主义的。麒派的精华，归根结底两点：真实、原汁原味。很长时间里，京剧是嗓音的艺术，所以人们迷恋唱段，而演员的步伐与动作只是走过场。我父亲 15 岁左右因为唱戏太累声音“倒仓”，他的嗓子回不来了，于是他开创了一套新的表现形式。他的台词不再只是背诵的句子，而是激荡人心的演讲。他的步伐也不再只是对英雄人物动作的模仿。他也在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里吸收可用的方法，通过抵达真实的人和故事跟观众建立了联系，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奠定了麒派的基础。

我相信我身上遗传了这种表现主义。我画画的时候很像是一种表演，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我的背景和性格，我天生是一个表演者。是的，我渴望掌声，但同时，我试着聆听父亲的教诲：“不要过分在意手上发出的掌声，而要倾听心灵发出的喝彩。”

Art289：离开上海前，您在父亲身边度过了两周。那两周里，您经历了些什么可以用来描述您的父亲？

周英华：那时候他一个礼拜 9 场戏。每天夜里做戏，我便跟着他到戏院，人们叫我“小麒麟童”。有印象的是，为了更好的音效，他们在剧场里挖了一个洞。

你知道技术到后来常常会成为艺术家的束缚，艺术家与工匠不同就在这里，我觉得父亲演戏完全是个人性的，人家学不来的。同一本戏，每次演都不同，每次都是新鲜的，而且一气呵成。这“一口气”很重要，我画画也追求这口气。暴力与和谐共存，刚柔并济，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做完戏，他回到屋里厢吃点饭，有时候在新雅饭店吃……因为小时候家里穷，他不吃蔬菜只吃肉，最喜欢蹄膀的皮……有些小事我记不住了。总之他是个典型的中国男人，不重修饰，不喜欢浮浅的东西。那时候只要父亲在，我一声都不敢响的，我们都有点怕他。

Art289：您父亲当年练功，每天早上要穿硬靠、厚底鞋，单圆场就要跑 100 圈。他后来在舞台上的挥洒自如，是有扎实的童子功垫底的。我想问的是，父亲在台上看似随意的即兴挥洒和您如今画画时的那种自由与即兴，有质的区别吗？

周英华：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画了 10 年，从 1957 年到 1968 年。我临摹过几乎所有艺术家的风格。这两年半来，我画了上百件作品，有些技巧和画法已经自动成形。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我有遗忘的能力，我觉得这不是很多人会去谈论的。我每次创作时都会清空记忆，忘掉技法，因为如果记得它，我将会依赖它，那就是工匠式的重复。在这一点上，我与父亲没有不同。

我想说的是，麒派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流派，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就在我心里面。

Art289：为什么在谈论您作品的时候，那些西方评论家——他们真挺能写的，比如“鸡蛋暗示天体”，顶端上色的旧钉子像菌类”——需要借用另一些艺术家的名字，像波洛克、丰塔纳、劳森伯、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生于 1951 年，美国当代艺术家、电影导演，曾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等等，来作为理解或进入它们的注脚？

周英华：当每一个新画家出现时，像我经过了 50 年的中断，观众对作品的了解有限，所以评论家需要给出一些他们相对熟悉的“参照系”。在京剧中是以某某流派来命名的，绘画中也有，常常会提到具体的画家。以后，当我的画作更为人知，相信评论家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

Art289：今天提到一些西方画界的朋友给过您一些关于绘画的有益建议，能否说两三条？

周英华：比如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1973 年生于瑞士苏黎世，新锐艺术家*）告诉我，从整体上如何在美术馆办画展。比如朱利安·施纳贝尔告诉我，艺术家需要百分百将其生命奉献给艺术。比如今天你见到的怀亚特·卡恩，他认为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1894 — 1943，犹太人，法国表现主义画家*）是比弗朗西斯·培根更好的画家。

安迪 · 沃霍尔和巴斯奎特为我画像

Art289：必须谈谈天才让 - 米歇尔 · 巴斯奎特，还有安迪 · 沃霍尔，听说也是您的好朋友。

周英华：我跟安迪 · 沃霍尔没有那么近。但巴斯奎特，我们很亲密，他一度天天泡在我店里。通常他对别人会有防范，但和我一起不会，他想了解我的世界，所以我们一起去了趟香港。他很可爱，真遗憾他已经过世了。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伟大的作品。我见过他画画的全过程。他不看的（*头转向一边，表演不看手地涂鸦*），但他知道手里的分量，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什么叫杰作？就是掌控之下的意外。

Art289：在谈论您的自画像收藏之前，想问问您收集的俄罗斯邮票。

周英华：我喜欢拔头筹。我总想做到最好。我想成为俄罗斯邮票之王。我会创造一个专属领域，这在收藏家中并不少见，比如有人为了收藏毕加索的珍品捐给博物馆 5 亿美元，这样他的藏品中就含有 4 或 5 幅毕加索最好的画作。

我收藏自画像，也收藏其它艺术品，我收的艺术品也很棒。我的餐馆里还有一份史上最厉害的顾客名单，都是各界名流。在那里，你会有许多机会遇见 Lady Gaga，甚至总统，所以这也是一种收藏。

对了，我还曾经每天收集一件种族歧视的例证——某个人的姿势、表情或者其它。它们成为我今天艺术创作中愤怒的来源。艺术应该是含有怒气的，凡 · 高曾经很愤怒，他对教会和世上的不公正满怀愤懑。每当被排斥的时候，我都会变得更强大。事实上，我不能承受太多的爱慕和崇拜，它们会削弱我的力量。

Art289：这次个展，您那些出自名家的肖像画相当引人瞩目。怎么会想到让画家朋友为您画像？

周英华：一切从彼得 · 布莱克开始，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当时是请他为我画张像，来反抗对中餐厅的歧视，我希望他能深层次地挖掘反种族歧视的精神，所以他创作了一个斗士型的餐厅老板，把中国、意大利和各种族的文化元素都融进来，体现了一种混合文化。由此我产生了收藏自画像的想法。然后大卫 · 霍克尼（*David Hockney*）为我画了像，然后许多画家都画了。

Art289：付酬金吗？

周英华：不，不。一般都以美食来换。每张画都有故事。大卫 · 霍克尼把我画得很好。我坐在那里 3 个小时，一动不动，简直要疯了。他说，下周你得再来一趟。我说，再说吧。但他又画了一张，也很棒。就是这样。

周英华作品的局部 图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安迪 · 沃霍尔很酷。我当时在订披萨，我说画成黑白的，再用上钻石砂。他像举着一块三明治一样举着色盘作画，就这样画成了。

Art289：在哪里画？

周英华：我去了他的画室，他用这样的相机给我拍了张照。他很棒。巴斯奎特画的这张也很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画得很棒。我想有一部分因素是，我是中国人，他们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我。另外，他们知道其他人也为我画像，他们知道这是有竞争性的，所以会尽其所能。把他们聚在一起，就是这么棒。

Art289：Mr. Chow 餐厅名流云集，是什么促使您结识他们？您怎么做到的？

周英华：我们来看看现实：我这么大的时候，人们会说，看，麒麟童的儿子。然后我去了伦敦，一切重新开始。所以我开始有意地结交名流，60% 是有意的，40% 是偶然的。当时我从事的设计工作也需要名声。我很容易就能获得媒体的关注，我去一趟农场，就上了头条。

曾经一度，Mr. Chow 餐厅里挂着许多优秀艺术家的照片，它是所有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聚集地。我们都是艺术家，我们气场相合。我觉得就像动物一样，艺术家能辨别自己的同类。如果你这个人和你的作品从不妥协、保持真实，他们就会被你吸引。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弄虚的那一套，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没戏。比方有一次乌尔斯 · 费舍尔跟我一起做蜡像，说想跟我交换一幅画。我说，当然可以，但你能给我一幅钻石沙画吗？他说，不，但我可以为你画幅像。我欣喜若狂。就这么简单。这是一群特定的人，我跟他们交流毫无障碍。

Art289：老实说，您怎么看待当代的中国艺术和文化？

周英华：一部分在西方受过训练的艺术家，像我，像徐冰、蔡国强，都是很好的艺术家，他们更加兼容并蓄并且迅速赶超。还有一组艺术家，正在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想要复兴中华文化。一组人的使命是把西方带进中国，另一组人则是把中国带给西方，我的工作属于后一种。我们在这个完美的地方相见，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是恕我直言，大部分中国艺术家不知道我们真正好的东西在哪里——在汉代在唐代在宋代，明朝以后就往下走了，后来的东西骨子里都发虚，分量不够重。过去两三百年里，艺术，包括当代艺术，都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必须承认这一点，不承认就不会虚心去学。

Art289：最后问问，有人收藏您的作品吗？

陪同周英华的一位女士代为回答：有啊，周先生已经有二十多幅作品被收藏。其中重要的一位是……

她在 Art289 记者笔记本上写下 Francois Pinault。经检索：弗朗索瓦 - 昂利 · 皮诺，世界最大时尚奢侈品帝国法国巴黎春天集团（*Pinault Printemps Redoute，简称 PPR*）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PPR 旗下拥有古驰、伊夫 · 圣 · 洛朗、彪马等品牌，还拥有佳士得拍卖行。此外，周英华英文版画册上还印着：他的作品被莫里斯及保罗 · 马其亚诺艺术基金会（*Maurice and Paul Marciano Art Foundation，拥有者为 GUESS 品牌 CEO*），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许多私人收藏家收藏。

周英华《四季（春、夏、秋、冬）》（四联画之一）综合材料 373.38×266.7×20.32cm×4 2013-2014年 摄影 | Fredrick Nilsen